

DOI:10.13288/j.11-2166/r.2024.13.001

学术探讨

基于文化人类学探析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现状与研究方法

徐鹏飞✉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 200433

[摘要] 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与文化人类学在研究对象、理论、方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从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功能、文化变迁、文化相对论、主客位、整体论五个视角,对中医药非遗的特征、现状与保护进行阐释。认为应更为全面地发现中医药非遗的多重功能,并加以引导和利用,进一步提升其社会价值;中医药非遗不仅能够展现中医药文化自身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也能够提升文化自信;应尊重中医药非遗的主体,以客位视角和主位视角相结合进行分析研究;同时应当客观地看待中医药非遗在新时代下发生的变化,把握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平衡。提出中医药非遗可借助文化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即田野调查提升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从而更好地对其进行保护与传承。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医药; 文化人类学; 田野调查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2005 年国务院结合非遗现状,对非遗概念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即“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及其相关的文化空间”^[2]。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与疾病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基本特点的理论体系,包含中药、推拿、针灸等医疗诊治手段和相应的药材炮制技艺。综合中医药学与非遗的内涵,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关于生命、健康、疾病的知识和相关实践手段,以及相关的文化空间都应属于中医药非遗的范畴。

目前针对中医药非遗的研究主要在其保护^[3]、分类^[4]、传播^[5]等方面,但多从现象层面对问题进行描述、归纳^[6],并未剖析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与解决方法。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研究文化现象的学科,主要侧重探究人类文化现象的起源、发展、变

迁等,发现其中的规律和机制,同时也关注人类的行为、思想和情感模式,从而揭示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7]。本文旨在借助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中医药非遗的特征及发展现状,分析中医药非遗保护进程中的问题和困境,有助于及时提供相应的对策,从而推动对其更好地保护和传承。

1 中医药非遗与文化人类学的联系

文化人类学常通过文献研究法、参与观察法、重复研究法、个案分析法等技术获取相应资料,以探知不同文化群体的发展规律,其研究对象十分广泛,尤为关注各群体所创造、享有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包含知识、信仰、科技、文化、习俗、语言等内容^[8]。从研究对象来看,中医药非遗概念中有关生命健康的知识、医疗养生的实践手段以及相关场所等均属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从研究理论来看,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范式多样,包括整体论、文化变迁理论、文化相对论等,尤其适用于中医药非遗的特征与研究现状的探析。如文化变迁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文化为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发生变迁^[9],而中医药非遗作为一种医疗手段本身就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从而达到与当代人的身心健康需求相适应。再如,文化相对论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7ZDA167)

✉ 通讯方式:xpf_nnu@126.com

张各民族和地区的文化都有着独特性,因生长环境的迥异,具有各自的价值标准,不能一概而论,也没有先进落后之分^[10]。中医药非遗是典型的地方性知识,各地的道地药材、独特的诊治手段都源于当地自然人文环境的孕育。从研究方法来看,文化人类学常用的文献研究法、个案分析法等与目前中医药研究的方法比较一致。中医药非遗既具有非遗的地域性,又具有中医药学的专业性。文化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法可通过深入调研地,运用观察、访谈等方式收集真实可靠的一手资料,可为中医药非遗的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2 基于文化人类学理论阐释中医药非遗的特征、发展现状与保护

2.1 功能主义视角:中医药非遗的多重功能

文化产生于需求,每一文化因素都有满足需求的功能^[11]。功能主义侧重于探讨文化在社会中所产生的功能,强调文化中各要素的价值及其在群体中所发挥的功能。重新审视文化中各要素对应的功能,对于分析文化的发展、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医药非遗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教育、经济等资源,从而具备教育、经济等多方面功能^[12]。中医药在当下社会中发挥着医疗、保健功能,中医药非遗也正是因为其实用价值,拥有大批国内外受众群体,从而使其经济功能得到了保存和发挥,这也是中医药非遗与其他类别非遗的不同之处。同时,中医药非遗具有教育功能。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民众对于身心健康有更高的要求,中医药非遗的养生保健知识能够引导民众形成健康的生活模式。中医药理论蕴含的整体观思维不仅对民众的生命观有着深远影响,也能够给民众如何看待世界提供一定的指导。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提示我们更为全面地发现中医药非遗的多重功能,并加以引导和利用,可进一步提升中医药非遗的社会价值。

2.2 文化相对论视角:中医药非遗的地方性

文化相对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由其所在环境孕育而成,有着独特的价值;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伦理实践主张,并不存在绝对的、普遍的价值标准^[13]。在中医药申报人类非遗名录时,提到了诸如“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极具中国传统哲学特色的理念,但是“非遗”这一概念源于西方语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评定非遗项目时常以西医的价值标准来质疑中医药的科学性,这便导致中医

药非遗在申报与后续发展中经常去迎合西方语境^[14]。中医的诊治理念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应受制于外部的价值判断,显然用西医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中医是不合理的。地方性知识是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性的参照物,从人类学视野出发,地方性是非遗的最本质特征^[15]。中医药非遗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中医药非遗的地方性进行阐释,不仅能够展现中医药文化自身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也能够提高文化自信,深刻阐明中医药在世界医疗、文化体系中的独特价值。

2.3 主客位视角:中医药非遗的研究视角

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是特定社会中人们行为、思维、习惯、信仰和物质对象的总和^[16]。每一个地域都有其世代相传的思维理念,对于思维理念的判断并不是进行简单比较,其中涉及主位和客位的不同视角。主位视角是指研究者从研究对象的立场出发,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角度来理解和解释事物,而客位视角是指研究者从他者的立场出发,以外部角度来观察、描述和解释事物^[17]。文化研究中的主位和客位立场是差异互补的,两者各有利弊。

研究者基于客位视角分析中医药非遗,能够跳出主观情感的影响,有效避免非遗传承人对其所传承项目的过度演绎和阐释(例如有意夸大非遗的传承年限和医疗效果),从而客观公正地呈现中医药非遗的历史源流、诊治手段、保护现状等。但文化人类学更强调主位视角对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应尽可能从文化持有者的视角来观察、阐释现象。从现有对非遗的研究和保护来看,缺乏文化持有者即主体的内部声音,这种主位视角的缺失使得研究者无法对中医药非遗进行准确阐释,从而导致提出的保护和传承对策适用性不佳。非遗具有集体性特征,其产生和发展并非仅靠项目传承人,而是要依靠共同传承该文化的群体^[18]。因此,无论是从学术角度研究中医药非遗,还是实践角度保护非遗,都应尊重非遗的主体,以客位视角和主位视角相结合进行分析研究。

2.4 文化变迁视角:中医药非遗的变化与发展

文化变迁一直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题,文化的稳定均衡是相对的,但发展变化是绝对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在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引发文化变迁的原因既有出于文化发展而产生的内部因素,也有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19]。

中医药非遗处于长期的演变、发展之中,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不断的创新。如针刺疗法的前

身是砭术,萌芽于新石器时代,其主要诊治工具为砭石,其后出现了骨针、石针、竹针,逐渐发展成金属针^[20]。随着人们对针刺认识的加深以及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金属针的材质也发生了铜、铁、银、合金及不锈钢的变化。从非遗的角度来看,当某一中医流派或诊治方法被认定为非遗项目之后,社会知名度随之得到了提高,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其传承主体、传承载体以及传承模式等方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学界曾对非遗的本真性问题展开过讨论,即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是否需要创新。从文化变迁的视角来看,文化本身就是持续发展的,一味追求本真性并不符合非遗的发展规律,应当客观地看待中医药非遗在新时代下发生的变化,把握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平衡,这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性。

2.5 整体论视角:中医药非遗的整体性保护

整体论是指将人类社会视为整体,探讨各要素间的关系及互动形式,主张既要关注共时性问题,也关注历时性问题:既分析生物、生理的因素,又分析社会、文化的因素^[21]。人类学的整体论思想已经被非遗认定和保护工作所借鉴,例如“文化空间”^[2]的概念,即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传统习惯,在固定的时间内举行各种民俗文化活动及仪式的特定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在此基础上我国提出了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指以非遗为核心,对与之相关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的特定区域^[22]。

中医药非遗本身也具有整体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医药非遗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表现形式,涵盖中国传统医药基础理论、中药、方剂、针灸和推拿等多个分支,是一个文化整体。另一方面,中医药非遗并非单指中医诊治技术,也包含其所依托的物质载体以及文化生态环境。这种整体性的特征,要求我们在中医药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实践中,必须以整体论理论为指导,坚持整体性原则。

因此,从文化人类学整体论来看,中医药非遗的保护需要包含其所关涉的全部内容。在时间维度上,中医药非遗随着历史发展不断演进、发展,既保留原有的文化内核,也不断吸收新时代的文化内涵。在空间维度上,中医药非遗以及其所在的文化生态环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保护和传承过程中,要注意传承人以及中医药所在区域内文化生态的保护。

3 基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指导中医药非遗研究

目前学界已有的中医药非遗相关研究多以旁观者的客位视角进行描述和分析,内容较为笼统,缺乏从主位视角的研究。田野调查是调查者深入研究对象所在的生活环境之中,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参与活动或者访谈获得一手资料的方法,是文化人类学家使用最多的方法^[23]。文化人类学研究虽然也通过文献资料查找有关素材,但是主要研究资料多来源于田野调查。在对某一地区进行调研时,文化人类学研究者需要学习当地的语言,在调查地生活数月或者数年之久,尽最大可能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观察和访谈等方式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和习俗,并以本土化的视角进行阐释,从而实现对该地区整体文化的理解。通过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可以站在传承人与当地群众的视角上进行更为深入的调研与分析,一定程度上弥补单纯从客位视角进行研究的局限性。

中医药非遗分布在全国各地,目前仍然有大量的民间中医药资源未被重视和保护,对中医药非遗进行田野调查,通过整理、挖掘此类非遗项目的资料,可以了解该项目在当地的发展情况,以及被认定为非遗后,当地中医药从业者以及群众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从而考察到非遗这一文化称号对中医药带来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医药非遗的存续现状,深入分析中医药非遗保护进程中的问题和困境,从而有助于及时提供相应的解决对策,推动中医药非遗的保护与发展。

田野调查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主要是根据不同的研究问题、不同的社会环境而进行相应的灵活变动。在对中医药非遗项目进行田野调查时,研究者一定要与传承人之间建立互为主体性的关系,将两者放在平等互视的对话语境之中,真实还原田野现场,切勿以自身的价值观来评判他人。

4 结语

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为中医药非遗的研究提供了思路与范式,有助于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将文化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应用于中医药非遗研究中,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入了解中医药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现状,有利于提高研究资料的丰度。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中医药非遗展开系统研究,对我国现有非遗研究的反思和推进以及树立新的人类遗产保护意识均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EB/OL]. (2003-10-17)[2024-01-25].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ich>.
- [2]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EB/OL]. (2005-12-22)[2024-01-25].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185117.htm.
- [3]张寒月. 传统医药类非遗保护标准研究[J]. 文化遗产, 2020, (6): 37-44.
- [4]颜文强, 张其成. 中医药非遗五级分类法新探[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2, 37(11): 6574-6577.
- [5]刘友琴, 周煜璇, 林其乐. 融媒体背景下中医药非遗项目可视化传播路径研究及实践[J]. 新闻传播, 2022 (5): 48-50.
- [6]林鹏妹, 赵艳. 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问题分析[J]. 中医杂志, 2023, 64(17): 1740-1744, 1749.
- [7]罗康隆. 文化人类学论纲[M]. 云南: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 3.
- [8]林惠祥. 文化人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10.
- [9]方李莉. “非遗”保护的文化人类学视角: 评《文化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J].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0 (2): 112-123.
- [10]苏毅苗, 陈海韵. 文化相对论[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 2023, Z3(3): 118-123.
- [11]邓伟志. 社会学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9.
- [12]杜红艳. “非遗”价值特征及其实现[J]. 社会科学家, 2018(5): 98-102.
- [13]张继焦, 吴玥. 从文化相对论角度看千年古城的地方性文化遗产[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2(3): 52-58, 68.
- [14]高佳燕, 侯松. 中医遗产的本土叙述与文化话语重构: 基于浙江衢州两部方志的考察[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3): 65-72.
- [15]刘晓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与公共性[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0(3): 76-80.
- [16]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八卷)[M].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 译编.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260.
- [17]冀宁, 杨海晨. 从客位到主位: 闽台民间体育研究的范式转向[J]. 体育科学研究, 2022, 26(6): 20-25.
- [18]韩成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与保护主体之解析[J]. 民俗研究, 2020(3): 46-52, 158.
- [19]朱利安·史徒华. 文化变迁的理论[M]. 张恭启, 译. 台北: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9: 25-29.
- [20]石学敏. 针灸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2: 8.
- [21]冯跃. 试论整体论的人类学研究思路[J]. 兰州学刊, 2006(4): 168-169, 126.
- [22]黄永林. “文化生态”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文化遗产, 2013(5): 1-12, 157.
- [23]何星亮, 杜娟. 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特点、原则与类型[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1(4): 18-25.

Characteristics,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XU Pengf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are closely related in terms of research objects, theories and methods. From the fiv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namely, cultural function, cultural change, cultural relativism, subject-object position, and holism, this article expla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CM ICH.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TCM ICH should be discovered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should be guided and applied to further enhance its social value; TCM ICH can not only show the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s of TCM culture, but also enhance confidence in culture; the main body of ICH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analysed and researched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perspective;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be viewed objectively on the changes of TCM ICH in the new era, and grasp the balance betwee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i. e. the field survey method, can help to improve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research on TCM ICH, so as to protect and inherit TCM in a better way.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al anthropology; field survey

(收稿日期: 2024-01-25; 修回日期: 2024-04-19)

[编辑: 果 彤, 侯建春]